

我国“西瓜”种植起源考略

曾维华

关于我国西瓜种植起源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途径和时间问题。

现在一般认为:“西瓜原生于非州……是通过‘丝绸之路’由非州传至新疆的”,后又由新疆传入我国内地。^①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在西汉武帝时期曾派海船远航到达“已程不国”,当时中非交通的途径已打开,因此,西瓜“很可能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也就是说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的。^②这两种说法都认为我国的西瓜是从非州传来的,而不是土生土长的。

对于我国中原地区的西瓜种植始于何时的问题,很早就有人注意了,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有二:

其一是:五代时后晋的胡峤从辽国带入中原说。^③此说唯一的依据是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中有关胡峤在辽国食西瓜的一段记载。因材料仅此一条,现摘引如下:“初,肖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而翰妻争妒,告翰谋反,翰见杀,峤无所依,居虏中七年。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云:……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逐入乎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按胡峤原为后晋同州郃阳(今陕西郃阳县)令,公元946年,北方契丹灭后晋,在肖翰手下任职,并随肖翰入契丹,七年之后逃回中原,后撰《陷虏记》记述了他在契丹时的见闻。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时,即据此书写了胡峤在契丹的情况。因此,欧阳修的记载是可靠的。不过主此说的人都忽略了一些事实,即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述是胡峤在契丹食

西瓜的情况,并非说他把西瓜带归中原种植。况且胡峤当时是“亡归”中原,可以说逃命还来不及,哪里还顾的上要带西瓜种回中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峤回中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史籍中都不见有“西瓜”的记载,如撰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其中详细记载了各种瓜果的名称和特征,然不见有“西瓜”之名。另外,作于南宋初年的《东京梦华录》,在回忆都城汴京不同时节的各种瓜果时,亦未提及“西瓜”。这说明当时中原地区还没有“西瓜”。因此,仅以《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记载,而认为我国中原地区的西瓜种植起于五代时期是不足为据的。

其二是:南宋绍兴年间洪皓从金国带回中原说。^④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洪皓《松漠纪闻》中的记载。洪皓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了十余年之久,至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始释放归国,后著《松漠纪闻》,详细记载了他在金国的经历、见闻,其中记载说:“……西瓜,形如瓠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录》云:‘以牛粪覆棚种之,予携以归,今禁固乡圃皆有,亦有留数月,但不能经岁,仍不变黄色。’^⑤此外,洪皓去世后,其后人为其撰行状亦云:“先君(指洪皓)……善琴弈好古,能别三代彝器,见书画不计直,必得之乃已,有书万余卷,名画数百卷,皆厄兵烬,居穷绝域,复访求困载以归,

①《新疆日报》1979年8月19日《西瓜史话》

②《北京晚报》1982.7.13《西瓜何时来中国》

③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3·《西瓜始于五代》;清魏崧《壹是纪始》卷19《西瓜始于五代》;张援《中国农业新史》第182页等

④见《格致镜原》卷76·果类《西瓜》以及《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45·瓜部中有关记载

⑤洪皓《松漠纪闻》

《四夷附录》所载西瓜，先君持以献，故禁圃及乡圃种之，皆硕大，西瓜始入中国。”^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洪皓本人，还是其后人，他们不仅说自己见过《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有关西瓜的记载，而且明确说“西瓜”是由洪皓从金国带入中原的。按洪皓是被释放回中原的，是有条件携带一些物品回来的。再说，假如早在胡峤之时，已将西瓜带归中原，那么到洪皓之时，已有近二百年之久，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培育、种植，西瓜当已是常见之物，而洪皓及其后人仍说是洪皓带归中原的，岂不成了笑话。洪皓及其后人也绝对不会如此孤陋寡闻。如果洪皓硬是贪天之功归己有，岂不为时人所耻笑，这想必洪皓是不为的。而且也不见时人对此提出异议。

另外，根据史书记载，洪皓回归中原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种植西瓜的记载开始出现了，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有《西瓜园》一诗，云：“碧蔓凌霄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夔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宿夸。”^②按范成大与洪皓恰好同寿，然范成大比洪皓小近四十岁，以此可知范成大所说能“处处食西瓜”是在洪皓回中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不过这时所谓“处处”主要是指河南一带，尚未全面普及，正如范成大在诗首自注云：“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之，今河南皆种之”。说明这时西瓜传入中原地区时间还不长。此外，据考证似作于南宋宁宗时期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一书中有“西瓜仁”^③一词，南宋末年文天祥也有《西瓜吟》^④一诗。总的来看，洪皓回中原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关西瓜的记载不能说很多，而且详载南宋都城杭州风土人情、物产的《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仍不见有《西瓜》的记载，但比之以前，仅《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记载的一例来说，毕竟是有了很大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洪皓及其后人有关西瓜的记载是可靠的。说西瓜是在南宋绍兴年间由洪皓从金国带入中原也可是信的。

除了以上两种看法之外，近些年来也有人提出了秦汉说，但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仅为推断而已。如有的说：西瓜传入内地“从确切的资料看当溯源说于汉代”。但又说：“西瓜虽然内传时间很早，但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大量种植还是在十二世纪前后。”^⑤即北宋末、南宋初。有的则先推测说：“我国栽培西瓜可能始于秦汉之际。”但又列举胡峤一例，说是“五代传入我国的。”^⑥此外，刚才上面提到的，认为我国的西瓜“很可能是

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实际上也是推测我国西瓜可能起源于汉武帝时期而已。

其实我国史书上最早记载“西瓜”一词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在此之前并无“西瓜”的记载。如唐代欧阳询所撰的类书《艺文类聚》，根据1400多种古籍，按岁时、政治、事物等，分门别类，摘录汇编，其中第97卷·果部下，专门列有“瓜”目，收集了以往诗、赋以及各种有关瓜的记载，但不见“西瓜”两字。另外唐人徐坚等人所辑类书《初学记》，体例略仿《艺文类聚》，采集了群经诸子，历代诗赋以及唐初的一些作品，其中第28卷·果木部也专门列有“瓜”目，然亦无“西瓜”一词。

因此，简单地讲我国中原地区的西瓜种植起源于秦汉时期，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二

肯定了洪皓从金国带归中原说，并不是说我国中原地区的西瓜种植就起源于南宋初年，也不是说在此之前就没有西瓜。

从我国的考古资料来看，在南宋洪皓之前，不仅中原地区已种植西瓜，在长江流域已有更悠久的历史。

现在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为我国北宋年间著名画家张择端所作，该图为我们再现了北宋汴京城的繁闹街市，其中就描绘了一个水果摊，摊前有甘蔗，在案上则放有数块切开的西瓜等。^⑦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地区发掘了一座辽代的墓葬，在墓门内西侧，彩绘两侍女，其中一人面带微笑，双手藏袖内托盘，盘内盛有西瓜等水果。^⑧辽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政权，建于公元916年，至1125年为女真族所建金国灭亡。辽在其统治

①《盘州文集》卷74·《先君行状》

②《范石湖集·诗集》卷12《西瓜园》

③《西湖老人繁胜录》第7页

④《文山先生全集》卷之15别集·《吟啸集，西瓜吟》

⑤《新疆日报》1979年8月19日《西瓜史话》

⑥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84）47·“西瓜”。

⑦见《清明上河图》。按，关于“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时节，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图上所绘为西瓜无疑

⑧《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第7期）

时期，其疆域南面虽仅至今河北天津一带，但在其统治期间，与北宋政权交往频繁，其所种西瓜必定会传入中原地区，联系《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汴京城中水果摊上的西瓜，可知在北宋年间中原地区已种植西瓜无疑。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长江流域也发现了古代的西瓜，而且时间上比中原地区要早得多，如1980年4月，在江苏扬州市邗江县发掘了一座汉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双层漆筒，其上层有一正方形盒，出土时内仍存有西瓜籽。^①据研究，该墓入葬时间可能为汉宣帝本始四年（即公元前70年）夏天。六十年代在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发掘的古井中，也发现了西瓜籽。^②其年代亦属于西汉时期。还有，在江苏高邮邵家沟属于东汉后期遗址的下层文化堆积中的第二号灰沟，以及地窖内也出土有西瓜籽。^③

古文化遗址保存下来的本来就少，况且植物种子易于腐烂，更难以发现，上述这些考古资料不能算少，完全可以证明南宋之前，无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已经种植西瓜。

除了考古资料以外，在南宋之前，史籍也保存了大量有关西瓜的记载，可以说从秦汉以来史书不绝。不过当时并不称之为“西瓜”，而且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名词。

为了说明问题，现分别引证如下：

称“寒瓜”

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卷33·“西瓜”条记载：西瓜，又名“寒瓜”。称西瓜为寒瓜不是明代的创见，早在明代之前已有此名。如元人方夔《食西瓜》一诗云：“恨无纤手削驰峰，醉嚼寒瓜一百筒。缕缕花衫沾唾碧，痕痕丹血掐膚红。香浮笑话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从此安心师老圃，青门何处问穷通。”^④其中就有“寒瓜”之称。另外，《南史·滕县恭传》记载：滕县恭“五岁，母患热，思食寒瓜，土俗不产，县恭历访不能得，衔悲哀切，俄遇一桑门，曰：‘我有两瓜，分一相遗’。还以与母，举家惊异。”^⑤南朝齐梁时人陶弘景注“瓜蒂”时亦言：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⑥由此可知在南朝时已有“寒瓜”之称。

称“东陵瓜”、“青门瓜”

上文所引元方夔《食西瓜》诗最末一句云“青门何处问穷通”，这里所说“青门”即指秦汉时的“青门瓜”之“青门”。《史记·肖相国世家》记载：“邵平（一作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世俗谓之东

陵瓜。”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引《史记》这段记载时说：东陵瓜“又云青门瓜。青门，东陵也。”^⑦以此可知，说方夔诗中的“青门”即指“青门瓜”之“青门”不误。同时亦可证“青门瓜”亦即“东陵瓜”。其实在一些诗中也往往将“青门瓜”、“东陵瓜”并称，如晋阮籍的诗云：“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拘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⑧由于秦故侯邵平所种之瓜特别好而出名，后人在诗文中描写西瓜时，往往要首推邵平或其所种之瓜。除方夔的诗以外，后来文天祥的《西瓜吟》诗亦是一例，诗云：“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长安清富说邵平，争如汉朝作公卿。”^⑨把西瓜与邵平以及所种之瓜联系在一起，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这说明邵平所种之瓜（“东陵瓜”、“青门瓜”，除了这两个名称之外，还有别的名称，下文将论及）就是西瓜。关于这一点下文继续证明。

称“邵平瓜”

邵平一作召平，是“青门瓜”、“东陵瓜”的另一名称，因秦东陵侯邵平而得名。唐诗中常有此瓜名，如杨炯《送庶子致仕还洛》诗中云：“……亭逢李广骑，门接邵平瓜……”。^⑩杜甫《舍弟观赴兰田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诗中云：“……卜筑应同将谪经，为圆须似邵平瓜……”。^⑪温庭筠《赠郑处士》诗中云：“……醉收陶令菊，贪卖邵平瓜……”。^⑫另外，孟浩然《送新安张少府归秦中》诗云：“试登秦岭望秦川，遥忆青门春可怜，仲月送君从此去，瓜时须及邵平田。”^⑬诗中“青门”即“青门瓜”之“青门”。将“青门”与“邵平”并用，可知“邵平瓜”即“青门

①《江苏邗江胡扬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②《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按该简报上仅说是“瓜子”，笔者曾去上海博物馆通过黄宣佩副馆长查阅了当时发掘的实物照片，为西瓜籽无疑

③《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④《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第46卷·艺文二·之三

⑤《南史》卷74·列传第64·孝义下

⑥见《本草纲目·果部》卷33·西瓜

⑦⑧见《艺文类聚》卷87·果部（下）·“瓜”

⑨《文山先生全集》卷35·别集·《吟啸集·西瓜吟》

⑩《全唐诗》卷50·杨炯

⑪《全唐诗》卷231·杜甫十六

⑫《全唐诗》卷581·温庭筠·七

⑬《全唐诗》卷160·孟浩然·二

瓜”、“东陵瓜”的别称无疑。亦是西瓜之称，
称“故侯瓜”

“故侯瓜”也是“青门瓜”、“东陵瓜”的别称。因邵平为故秦东陵侯而得名。唐代诗文中也常用此称。如王维《老将行》诗中云：“……路傍时卖故侯瓜……”^①杜甫《园人送瓜》诗中亦云“……东陵迹芜绝……园人非故侯……。”^②这里“东陵”即秦东陵侯之“东陵”，“故侯”亦指“东陵侯”而言，两者并用，亦可说明“故侯瓜”即“青门瓜”“东陵瓜”不误。亦是西瓜之名。

称“五色瓜”

“五色瓜”是“青门瓜”、“东陵瓜”的又一异名。当是以该瓜的皮色而得名，五色瓜在唐诗中也常常提到，如王维《送孙秀才》诗云：“……玉枕双文簟，金盘五色瓜……。”^③孟浩然《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诗亦云：“……不种千株橘，惟资五色瓜……。”^④另外，李峤诗《瓜》云：“欲识东陵味，青门五色瓜……”^⑤李商隐《柳枝五首》云：“……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⑥这里李峤、李商隐都把“东陵”、“青门”与“五色瓜”并用，说明“五色瓜”就是“青门瓜”、“东陵瓜”。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的诗中用了“碧玉”一词，“碧玉”当时也多用以形容西瓜的。（这在下文再作详论）这里为邵平所种之瓜即西瓜又添一证。

称“青登瓜”

晋人葛洪所撰《神仙传》云：“有青登瓜，大如三斗，玄表丹里，呈素含红，揽之者寿，食之者仙。”^⑦这里所说“青登瓜”之特征是“大如三斗”，“玄表丹里，呈素含红”，这种特征除西瓜外，似别无他瓜。而且与元王祯《农桑通诀·种西瓜法》，元司农司撰《农桑辑要》、卷五·《瓜菜类·西瓜》所载：“瓜大如三斗栲栳”等特征也完全一致，可以证明“青登瓜”亦即西瓜。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国新疆地区的“哈密瓜”虽然也有“三斗”之大，但据有关书籍记载，“哈密瓜”植株性喜干热，要求充足光照。尤其是在果实成熟期要求白天具有较高的气温，夜间具有较低的气温，新疆地处内陆，气候干燥，年降雨量少，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为哈密瓜生长具备了特殊的生态条件，而这种条件中原地区是不具备的。所以中原地区不种植“哈密瓜”，况且“哈密瓜”表面一般呈密而粗的网纹，瓜瓢也与西瓜不同，不具“玄表丹里，呈素含红”之特征，因此“青登瓜”不可能是“哈密瓜”的别称。

称“甘瓜”

宋人赵山台有《甘瓜》一诗，云：“冰泉浸绿玉，霜刃破黄金，凉冷消烦暑，清甘洗渴心。”这里诗中所说“绿玉”常常是用来形容西瓜的（这在下文再作详证）。另外，刘漫塘诗云：“柘浆溜溜香浮玉，苏水沉沉色弄金，那似甘瓜能破暑，一盘霜雪洗清襟，碧圆到眼舌生津，三载深慙拜赐频，莫怪尊前最知味，东陵自是种瓜人。”^⑧根据诗文可知作者食的是“甘瓜”，而诗末句则明确云“东陵自是种瓜人。”所谓“东陵”即指秦东陵侯邵平，因此，可知“甘瓜”亦即西瓜。

称“羊骹、虎掌、桂枝、蜜筒”

晋人张载《瓜赋》云：“羊骹、虎掌、桂枝、蜜筒，玄表丹里，呈素含红，丰腴外伟，绿瓤内融，甘相夏熟，丹柰冬芳……”^⑨这里所说：“羊骹、虎掌、桂枝、蜜筒”诸瓜之特征与上文所述“青门瓜”所具“玄表丹里、呈素含红”等特征完全相同，可以说这些特征也是西瓜所独有的，因此可以认为这几种瓜也是西瓜。

此外，晋人陆机有《瓜赋》云：“……夫其种族类数则有：栝楼、定桃、黄瓠、白博、金文、密箭、小青、大班、玄骹、素碗、狸首、虎蹄，东陵出于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异端，或济乳以表内，或惠心而醜颜，或摠文而抱绿，或披素而怀丹气，洪细而俱芬，体修短而必圆，芳郁烈其充堂，味穷理而不厌，德弘济於饥渴，道殷流而贵贱，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气外敛，温液密凝，体犹握虚，离若剖冰，”^⑩这篇赋中陆机列举了很多瓜名，这些瓜是否都是西瓜还很难说，不过赋中所说这些瓜的特征倒是西瓜才具备的。因此除了其中提到的“东陵”，“五色”，“蜜筒”之外，其他有些必定也是西瓜，只是尚未发现更直接的证据。

“西瓜”除了上述各种不同的名称之外，还有用“青瑶”“苍玉”、“绿玉”、“碧玉”等来比喻

①《全唐诗》卷125·王维·一

②《全唐诗》卷22·杜甫·六

③《全唐诗》卷129·王维·二

④《全唐诗》卷160·孟浩然·二

⑤《全唐诗》卷90·李峤·四

⑥《全唐诗》卷541·李商隐·三

⑦见《艺文类聚》卷87·果部(下)“瓜”。

⑧《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第46卷·瓜部·艺文二·之三；《全芳备祖》第1000页。

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第45卷·瓜部·艺文一·之二。

⑩《陆士衡文集》卷一·《瓜赋》。

的。

元人方回《秋大热上七里滩》诗中云：“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瑶膚。”^①这里是以“青瑶”来比喻的。许慎《说文解字》云：“瑶，玉之美者”。可知“青瑶”即“青玉”之意。李时珍《本草纲目》三十三卷·果之五《西瓜》记载：“集解，瑞曰‘结实如斗大，圆如匏，色如青玉，子如金色，或麻黑色，北地多有之。’”以此可知，“青瑶”是以瓜色如青玉之意。

南宋末年文天祥《西瓜吟》诗云：“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此处是用“苍玉”来形容的。所谓“苍玉”，《广雅·释器》云：“苍，青也。”《说文解字》云：“苍，草色也。”按草色即青色也。说明“苍玉”即青玉，意与“青瑶”相似。不仅在南宋末年以“苍玉”来形容西瓜，在此之前已有，如北宋人黄庭坚诗《食瓜有感》：云“暑轩无物洗烦蒸，百果凡材得我憎，鲜井筠笼浸苍玉，金盘碧筋荐寒冰，田中谁问不纳履，座上适来何处蝇，此理一盃分付与，我思明哲在东陵。”^②这里不仅用“苍玉”来形容西瓜，同时还提及“东陵”，这也为“东陵瓜”即西瓜又添一证。

宋人赵山台诗《甘瓜》云：“冰泉浸绿玉，霜刃破黄金，凉冷消烦暑，清甘洗渴心。”这里是以“绿玉”来比喻的。所谓“绿玉”，《说文解字》云：“绿，帛青黄色也。”《楚辞·橘颂》：“绿叶素荣”注云：“绿，犹青也。”说明“绿玉”亦是“青玉”之意，与“青瑶”、“苍玉”意思相同，也是指西瓜而言。另外，赵山台的诗名为“甘瓜”亦可证上文所说“甘瓜”即为西瓜不误。

唐代诗人李商隐《柳枝五首》中云：“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这里是用“碧玉”一词来形容瓜的。所谓“碧玉”，《说文解字》云：“碧，石之青美者。”《广雅·释器》云：“碧，青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颜师古注云：“碧，谓玉之青白色者也。”原来“碧玉”也是“青玉”的意思，与上述“青瑶”、“苍玉”、“绿玉”意义一样，当亦指西瓜。另外该诗中又同时提及“东陵”“五色”，亦可用以互证，说明上文所论不误。

总之，在南宋之前的史籍中西瓜的名称很多，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一定还会发现其他名称。这些不同的名称概括起来大致有几个特点。

1. 以瓜的特点名之。如寒瓜、甘瓜、密筒等。
2. 以瓜的产地名之。如青门瓜、东陵瓜等。（

按东陵瓜亦可看作是以官名、人名称之）

3. 以种瓜人名之。如邵平瓜、侯倭瓜等。

4. 以瓜的皮色名之。如五色瓜。另外青瑶、苍玉、绿玉、碧玉等亦可归入此类。

5. 以瓜形名之，如羊腩、虎掌等。

据此，西瓜在我国中原地区的种植，至少始于秦代，当时中西交通并未畅通，不可能由非州经“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很可能是我国自产的。

三

既然我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早在洪皓之前已经种植西瓜，而且秦汉以来的史书中也有大量关于西瓜的记载，那怎么又肯定洪皓《松漠纪闻》中有关西瓜的记载呢？史籍中“西瓜”一词为什么出现的这么迟呢？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最初的“西瓜”概念与我们现在的西瓜是不同的。

我们现代的“西瓜”一词，可以说是一个广义名词。在这个名词之下，包含有许多具体的名称，如有解放瓜、平湖瓜、台黑瓜，开封瓜、北方瓜、新澄瓜、华东26号、中育一号、汴梁一号、郑州2号、浙密一号、苏密一号、蜜宝、庆丰、琼露、蜜桂、新青、桂引、湘蜜、……^③这些众多的瓜名，实际上是不同的品种，但现在我们都可能统称之西瓜。

然而最初“西瓜”的概念则不同。它是特指“种出西域”、“来自西域”的一种瓜，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西瓜中的一个品种。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胡峤在契丹时所食的“西瓜”是“大如中国冬瓜”，《先君（洪皓）行状》中说洪皓带归中原的“西瓜”是“皆硕大”。记载十分清楚，他们所称的“西瓜”是一种类似“冬瓜”那样特别大的瓜。据此可以查一下，我国各地现在除了象上海地区所称的“北方瓜”，特别是河南开封地区的“开封瓜”可以与之类比之外，一般所种的西瓜根本就没有象“冬瓜”那么大的。这说明当时从北方金国传入中原地区的所谓“西瓜”与我们现在一般所称的西瓜，尤其是现在长江流域所种的西瓜品种不同。而现在的“北方瓜”或“开封瓜”很可能就是当时“西瓜”

①《桐江续集》卷十一

②《山谷诗注·山叔诗外补》卷4

③见《人民日报》(85·7·3)《开封品瓜》；《新民晚报》(85.7.5)《各种西瓜“会考”记趣》等

的正宗后代。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西瓜”是从南宋初年绍兴年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我们所以肯定洪皓的记载是可信的，就是特指他从金国带回了中原地区所没有的一种“大如中国冬瓜”的“西瓜”，（即称之为“西瓜”的一个品种）而言的，而不是指其他。另外，由于中原地区发现并引进“西瓜”这一品种的时间比较晚，自然史书上“西瓜”一词也出现的晚，这是合理的。

严格意义上的“西瓜”（或称狭义上的西瓜）作为一个品种传入中原之后，便开始逐步推广，于是“西瓜”一词也开始慢慢地由特指的狭义名词演变成了泛指广义名词，即我们现代的西瓜概念。不过这乎演变过程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的。

在南宋一代，“西瓜”一词还没有作为广义名词来使用，如《梦梁录》、《武林旧事》各载南宋都城临安的坊市、习风、物产、果品等，但不见有“西瓜”，而仍有“蜜筒”、“蜜甕”^①等瓜名。另外，约完稿于南宋理宗即位前后的《全芳备祖》，广泛记载了当时各种植物名称、特征，但未立“西瓜”目，而笼统地称“瓜”。说明这时“西瓜”一词还未广泛应用。

“西瓜”一词成为广义名词，大约是从宋灭亡之后，经元至明才逐步形成的。元王祜的《农桑通诀》中专门立了“种西瓜法”之目，方夔的《食西瓜》一诗，可知当时已经统称了。不过当时还未完全普及，在元司农司所撰的《农桑辑要》中虽立有“西瓜”目，但其云：“新添西瓜，种同瓜法……瓜大如三斗栲栳”这说明“西瓜”（狭义上的）尚未全面普及，否则此处就不必用“新添”两字了。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专门立有“西

瓜”目，另外还立有“甜瓜”目以示区别。徐光启《农政全书》也立有“西瓜”目，而且以往所称的“青门瓜”、“东陵瓜”、“青登瓜”、“寒瓜”等瓜名，一般已不再出现。这些都证明，这时“西瓜”一词已经作为一个广义名词使用了。

“西瓜”一名由狭义名词演变为广义名词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为狭义的“西瓜”是从北方少数民族中传入中原的，那么他们普遍使用“西瓜”一词是无疑的。当他们南下并统治中原地区之后，必然会把他们的习俗带入中原，并逐步影响中原地区，大概“西瓜”一词意义的变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附：50年代后期，报刊上曾报道，在浙江杭州水田畝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西瓜籽”。^②后来该遗址的发掘报告中也明确说有“西瓜子”。^③如果该资料确凿可信的话，那么我国广义上的西瓜种植史已有四、五千年以上。不过此仅一例，尚属孤证。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近年来又有人撰文认为“所谓史前西瓜种子，原来并非西瓜种子，而是葫芦或瓠瓜（夜开花）种子。”^④故对此暂且不论，以俟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

①《梦梁录》卷18，物产·果品；《武林旧事》卷3·都人避暑。

②《光明日报》1959.2.24《浙江发掘新石器时代植物种子》

③《杭州水田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二期）

④《杭州水田畝史前“瓜子”的鉴定》（《考古》1987年第3期）